

一部偶像化的电视剧《思美人》，使得屈原成了大众文化领域的话题，却也导致了历史人物严重走形。

偶像化的《思美人》无法让我们认识屈原

杨焄

“屈平词赋悬日月”，李白的这句诗，为屈原的文学成就和地位都定下论调。屈原其人其文，虽享有盛名，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不多，屈原写过的词藻绚烂的诗文，显得古早遥远了些。一部偶像化的电视剧《思美人》使得“屈原”成了大众文化领域的话题，然而“戏说”后历史人物严重走形，这种误解带来的伤害远甚于“不解”的隔膜。“思美人”这三个字，用来形容屈原及其写作，是恰当的。但是，今人所思为何？“美人”为何？这恰恰是值得思量、戏说不得的。

——编者的话



本栏配图皆为林风眠画作



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贯注着以道自任、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；而当无端遭受命运的恣意播弄时，“宁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为此态也”，“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”，“何离心之可同兮，吾将远逝以自疏”，依然坚守独立不迁的人格，绝不随波逐流，曲己从人。可见他最终投水自沉，绝不仅是由于楚国覆亡所导致的失落痛苦，更是以身殉道的自主抉择。从中透露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，具备了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和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。

我们现在看到的《楚辞》一书，是在汉代编定成集的，除了屈原的作品（个别尚存争议）之外，还包括宋玉、景差、贾谊、淮南小山、东方朔、严忌、王褒、刘向、王逸等先秦两汉作家的创作。不过要追溯其源流，楚辞体的出现乃至成熟，毫无疑问要归功于屈原一人。正是他创造出这一崭新的文学体裁，并吸引了大批效仿模拟者，才得以与《诗经》前后辉映，构成后世文学的两大源头。与作为北方文化代表的《诗经》相较，屈原的创作篇幅庞大，结构复杂，句式参差，词采绚烂，情感奔放，想象奇幻，呈

现了迥然不同的异彩。最引人瞩目的，则是其中洋溢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。例如《九歌》逐一描绘东皇太一、云中君、湘君、湘夫人、大司命、少司命、东君、河伯、山鬼等神祇，就和楚地“信巫鬼，重淫祀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的习俗密切相关；《天问》中穿插着各类楚地的山川灵异、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等，藉此形成穷幽极渺、瑰奇多变的风格；至于楚地独有的方言俗语和风土名物，在他的作品中更是俯拾皆是，难以缕述。

尽管楚辞体的特点在于“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”（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），但屈原对北方文化并不陌生，在遣词造句、思想内容等方面，都不难发现吸取借鉴时所留下的痕迹。尤其是在创作技巧上，他将肇始于《诗经》的比兴手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境界。东汉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中就已指出：“《离骚》之文，依《诗》取兴，引类譬喻。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，恶禽臭物以比谗佞，灵修美人以媲于君，宓妃佚女以譬贤臣，虬龙鸾凤以托君子，飘风云霓以为小人。”强调屈原笔下的诸多意象无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。以《离骚》为例，不仅有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的描写，还出现过多次“求女”的经历，想象自己欲与宓妃、有娥之佚女、有虞之二姚等女性互通款曲，最后却未能如愿以偿。关于“美人”、“求女”所蕴涵的深意，历代学者尚存分歧，或认为象征君臣遇合，或主张意在访求贤良，但都明确无误地指出这些内容并非写实，而是别有寄托。

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常见类似的手法，如《思美人》一篇看似抒写男女缠绵悱恻之情，但早有学者揭其主旨在于“言己思念其君，不能自达，然反观初志，不可变易，益自修饬，死而后已也”（王逸《楚辞章句》）。还有不少学者指出此篇乃是“《离骚》节文”（林云铭《楚辞灯》），“与《骚经》语意相近”（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），阐明两者间的内在渊源。在屈原之后，历代诗人墨客也相沿成习，往往借用男女情事来隐喻君臣关系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“香草美人”传统。如果不了解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，以轻率随意的态度去强作解人，甚至为了哗众取宠，不惜歪曲史实，凭空捏造，不但厚诬古人，也势必貽误来者。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）

域外影视

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，经典美剧《双峰》归来却遇冷

新人觉得它太旧，旧人觉得它太新

郑文

1990 年代的经典美剧《双峰》时隔 25 年重开连载，导演大卫·林奇的新书《与火同行：林奇谈电影》和编剧马克·弗罗斯特的小说《双峰：神秘史》卖到洛阳纸贵。然而现实骨感，《双峰》第三季播出后，首播日的收视人群仅 50 万，第二周的收视率跌到 0.02%，之后的收视率虽有起伏，但数字始终惨淡，这与它在戛纳影展期间和社交网络上制造的巨大声势落差太大。

观众都去哪里了？是林奇老了，哪怕他激进的美学如今看起来也过时了？还是林奇又一次背弃了旧日观众的渴望，以至于老粉丝跟不上他在新剧里的节奏？似乎，《双峰》第三季陷入特别尴尬的缝隙：新人觉得它太旧，旧人又觉得它太新了。

回望《双峰》第一季的空前成功，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时势造就的。1990 年代初期的美剧领域，没有《权力的游戏》《广告狂人》《绝命毒师》这类强势优质的剧目，也没有好莱坞一线的电影导演跨界涉足，那时的美剧等同于贩卖廉价笑声的肥皂剧。林奇之前，希区柯克和奥逊·威尔斯这些好莱坞大牌导演在各自职业生涯的失意时期，或多或少地拍过一些电视栏目剧和电视电影，但是要说好莱坞电影导演执导连续剧，林奇是开了先河。

林奇的奇思妙想美学追求遭遇电视台对“喜闻乐见八点档”的要求，经过冲突、博弈和妥协，最终造就第一季《双峰》成为当时美剧领域一个卓尔不群的作品，在猎奇和想象力、质朴和妄为之间达到微妙平衡。

《双峰》的剧情并不复杂，女高中生劳拉离奇死去，FBI 特工库珀受命来到看似淳朴安逸的双峰镇调查。随着侦破过程推进，观众意识到镇上几乎每一个

居民被卷入了“劳拉之死”。现实和谐表象之下暗涌着猥琐和罪恶，人们心怀秘密，过着明暗交织的双重生活——

劳拉的父亲利兰·帕尔莫明面是镇上北方大饭店老板本杰明·霍恩的律师，暗地是一个剥削女儿的暴虐父亲。本杰明着开饭店，暗中经营色情赌场。劳拉活着时是青春明媚的校花，然而夜色中，她是地下赌场的援交女孩。劳拉的男友鲍比脚踏两船，与餐馆女招待雪莉有染，雪莉的丈夫莱奥看似是个窝囊的蓝领，其实是赌场养的秘密杀手。

回想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现实：石油战争爆发，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。动荡的现实让人们意识到，自己身处的世界也许从来不是那个曾经习以为常的世界。林奇在《双峰》中传递的明确隐喻，呼应了当时社会的语境。

在《双峰》第一季里，凶手的身份归于一一个似乎是怪力乱神的“恶灵”，他游荡在镇外的密林中，从小镇到密林仅一步之遥，一边维持着现世安稳的假面，另一边生命被屠戮，不受约束的欲望如野兽凶猛。镇上的人们察觉到生活从内部腐烂崩坏，但他们身不由己被欲望的隐晦目的所吸引。

林奇和编剧弗罗斯特抛开罪案剧常规的叙事原则，取消线性的叙事线索，人物关系和戏剧冲突都以碎片断章的方式呈现，在“现实不可知论”的主导下，小镇的日常仿如一场错综复杂的白日梦魇。剧集的主体内容却有着层出不穷的猎奇元素，谋杀，暴力，毒品，私情，乱伦……丑闻，始终是现实中芸芸众生既恐惧逃避又不由自主被吸引的诱饵，人性的暗面永远是一个强大的黑洞。

当年的观众，以及后来疯狂迷恋

《双峰》第一季的粉丝们，何尝不是像镇上居民一样，被人性中莫可名状的光明和黑暗所吸引，进而把这种危险的诱惑移情转变为解谜的乐趣，津津乐道于剧集中悬而未决的叙事细节和人物关系。观众们万万没想到，林奇在《双峰》第二季和电影《双峰镇：与火同行》中迫不及待地揭开谜底：劳拉的父亲利兰被恶灵鲍勃附体，杀跟自己有不伦关系的女儿。于是，收视率如潮水般退去。

《双峰》第二季收尾时，随着利兰死去，恶灵附身于库珀特工。延续到最新一季，通过库珀的“罪化”，剧情开始追溯恶灵的源头。对于观众而言，“凶手是谁”的追索结束了，而对于林奇，他的叙述才刚展开。从一开始，他在意的就不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凶案，他和编剧弗罗斯特真正关注的是男主角库珀特工，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最大的复杂性。神叨叨的库珀被赋予独特的性格、开放的思维，是一个被创意和热情驱使的人。这个看起来很不合格的探员，实则能敏感地体察普通人的痛苦，他对人性的局限和无奈有着超过常人的宽容度。

这个善良、善感的人，最终在双峰镇泥足深陷。库珀破案，不是依靠常规情理逻辑，他能通灵，在梦中、幻觉中、时空穿越中，一次次进入神秘的“红房间”，去探究“恶灵”的踪迹和形态。按照编剧弗罗斯特的意图，库珀最终会被封印在“红房间”里，这当然是一个悲伤烙印的隐喻，也指向《双峰》系列的真正主旨，即欲望的控制和疏堵。

把渗透在生活中的邪恶和恐惧具象为一个“客体”，这在西方传统中是很寻常的创作思路。“恶”的存在如幽灵不散，它可以附身在罪恶的利兰身上，也可以在落败之后，趋附于一个强大、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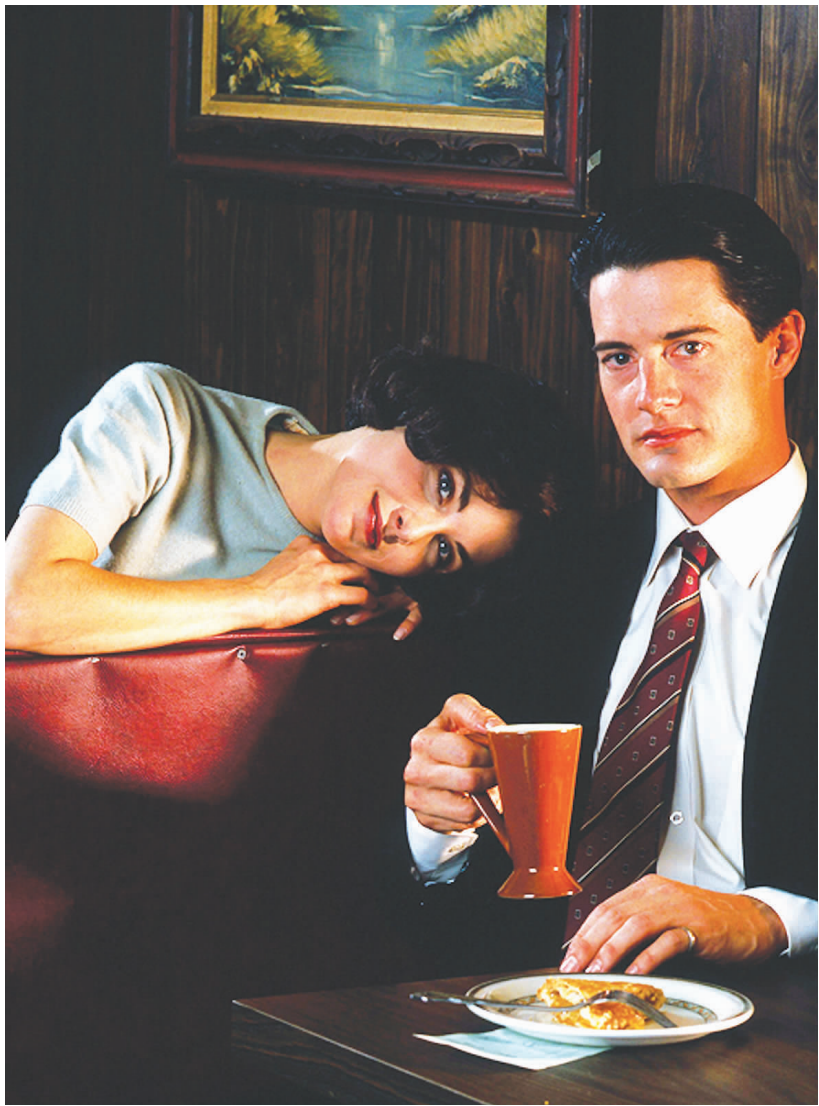
直的个体。导演林奇以影像为“恐惧”赋形的同时，是为了表达他内心最深的恐惧：邪恶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“恶”的界限模糊了，“恶”与“善”如影随形。

就这一点而言，拍到《双峰》第三季的老年林奇，从未远离当年在《橡皮头》里那个悲伤惊恐的年轻人。然而这已经是 2017 年。在当下的社交网络环境中，热点的发酵和消解周期都变得很短，被娱乐彩蛋占据大量注意力的观众，再来看林奇借助“小镇故事”反思暴力、欲望和人性，不免觉得太老派也太欠缺刺激性。

至于 1990 年的观众，他们曾在智力和情感的双重刺激中，建造了一个剧情之外的平行“双峰镇”。这个群体对《双峰》重启的渴望，或多或少地染着乡愁的意味。但是，无论时隔 25 年重返双峰镇，还是 25 年前误打误撞创造双峰镇的传说，林奇和弗罗斯特的出发点都是“反怀旧”的。《双峰》并不是一部年代剧，第一季设定的背景是电视刚拍摄时的 1980 年代与 1990 年代交接时，然而林奇让画面上的“双峰镇”带着 1950 年代的氛围，那样一个凋败的内陆小镇，实则是他亲历过的“童年往事”。他对过去是没有乡愁的，“过去”之于他，多则是与权力和暴力有关的噩梦。隔着 20 多年逝去的时光，当林奇和老搭档弗罗斯特有机会重拾一部“不了了之”的旧作，他们的愿望仅仅是带着柔光滤镜的“旧日重来”么？显然不是。正相反，他把批判的触角延伸到岁月的更深处。

大卫林奇从不考虑“回到过去”，从一开始，“过去”就是他试图认清并且批判的。正是在这个创作的出发点上，导演和创造了《双峰》特色的“粉丝文化”的观众社群，分道扬镳了。

（作者为影评人）



图为《双峰》第一季剧照，剧中男主角库珀正青春年少，意气风发。本版配图皆为资料图片